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号
号
号

87326

贈閱

民族音樂問題研究資料

(一)

劉
小
山
著
1956



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编印

1956.10.



- 1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的讲话)..... (1)
- 2 略论“百家争鸣”(人民日报评论员7月21日)..... (22)
- 3 发扬民族传统繁荣音乐艺术(人民日报8月27日社论)..... (27)
- 4 “百花齐放”的音乐周(光明日报8月10日社论)..... (30)
- 5 让音乐艺术的各种花朵开得更加灿烂更加芬芳(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在全国音乐周开幕式上的开幕词)..... (33)
- 6 第一届全国音乐周闭幕词(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致词)..... (38)
- 7 为进一步创作多彩的人民音乐而努力(中国音协主席吕驥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闭幕式上的讲话)..... (41)
- ✓ 8 音乐舞蹈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陈沂)(人民日报7月14日).... (46)
- ✓ 9 音乐的民族风格杂谈(李凌)(人民日报8月2日)..... (55)
- ✓ 10 读“音乐舞蹈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程云)(人民日报8月18日)..... (61)
- ✓ 11 百花齐放还是移花接木(志修)(人民日报8月22日)..... (67)
- ✓ 12 民族音乐问题(贺绿汀)(人民日报9月11日)..... (75)
- ✓ 13 百花齐放未尝不可移花接木(顾望) (人民日报9月12日)..... (89)
- ✓ 14 驳“音乐的民族风格杂谈”(庄映)(光明日报9月12日)..... (98)
- 15 谈谈歌唱艺术的民族风格(楚辉)(9月15日光明日报)..... (103)

1162/30

- 16 要求加强整理和發揚民族音乐遗产(楊蔭瀏等發表意見)(1956年8月10日光明報)..... (108)
- 17 我們有优越的音乐傳統(陰法魯)(1956年8月19日人民日報)..... (115)
- ✓ 18 音乐問題座談会記錄(解放軍文艺1956年10月号)..... (122)
- ✓ 19 音乐創作上的民族形式問題(黃源洛)(解放軍文艺1956年10月号)..... (141)
- ✓ 20 为民族音乐爭个地位——評李凌、程云兩同志对民族音乐的見解(陈其通)(解放軍文艺1956年10月号)..... (150)
- ✓ 21 評李凌、程云同志有关音乐民族風格的观点(謹亞选)(解放軍文艺1956年10月号)..... (157)
- ✓ 22 是發展，还是消灭?(天谷)(解放軍文艺1956年10月号)..... (164)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的講話

陆定一

中国科学院院長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先生，要我来講講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張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張百家爭鳴，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宣布过了。执行这个政策，我們已經有了部分的經驗，但是我們的經驗还是很少的。我今天所要講的，是个人对这个政策的認識。今天到会的都是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共产党员，也有各民主党派的和無党無派的朋友。你們当然能够了解，这个政策对于我国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發展，对于你們所从事的工作，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我的了解如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不吝指正，使我們的共同事業能够順利發展。

一、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現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

我国要富強，除了必須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須發展經濟，發展教育事業，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發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發展，必須采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無論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拿眼前的例子來說，就是戏剧。几年以前，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現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之間的

自由竞赛和相互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在科学工作方面，我国也有历史经验。我国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自发的而没有有意识的统一领导的。现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自觉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盘的规划，并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我们又看到，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

这个问题，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是比较明显的。文学艺术中有一些显然有害的东西。胡风就是一个例子。诲盗诲淫的黄色小说又是一个例子。“打打麻将，国事管他娘”，“美国月亮比中国的圆”这些所谓文学作品又是一些例子。把这样的有毒的文艺，同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一例看待，加以消灭，是完全应该的。这对文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们说，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有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我们所需要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这个批判，以及对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是完全应该做的。对其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也是应该做的。

在自然科学領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沒有階級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从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間，有过盲目崇拜美国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也有所謂“非政治化”的傾向。批判这些坏东西也是完全應該的。这种批判，也就是階級斗争的反映。

我們还必須看到，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階級斗争密切有关，可是它和政治終究不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斗争，是階級斗争的直接的表現形式，文艺和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地表現階級斗争，也可以比較曲折地表現階級斗争。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無關，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錯誤的。反之，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發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簡單化的錯誤。

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坚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注一）

注一：几位科学家来信，認為應該防止对百家爭鳴的政策在認識上發生偏向。現在把科学出版社楊肇燦先生的来信摘要發表在这里。

楊先生的信說：

“百家爭鳴的方針毫無疑問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际上对这一方針的認識似乎要防止很可能有的某些不正确的偏向。

“顧名思義，爭鳴的应当是多少可以称为‘家’的。可是有一些人往往安于淺賞，偶有一‘得’，便沾沾自喜，不肯深入鑽研，不肯腳踏實地去做学术工夫，以致陷入泥坑而不知返，反而坚持錯誤，在真理面前还不肯低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經常有不少的人不肯相信（其实是不肯艰苦學習）已經公認為証

明了的为什么用圓規和直尺三等分角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而偏偏要白費時間和腦力去發現奇迹。这种把精神智慧消耗于毫無意义的、明明注定要失敗的企圖上的人，为数恐不在少。其中有些人恐不免是由于要想隔夜成‘家’；一‘鳴’惊人，不願去走崎嶇的學習途徑。如果向他們建議去下工夫进行學習已有的結論，根据經驗，很可能他的答复会輕鬆地說，那是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是‘唯心’的！

“与上面所說的情形相仿，經驗告訴我們，有些人，尤其是工程师和技术工作者，由于業務上的客觀情况，不大有机会去接触相关的文献，因此就不努力去查文献或向人請教，而徑自苦心孤詣地去研究一个問題，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結果，可是不幸，他还不知道早已有人甚至在几十年前就已經作好了。

“要真正成‘家’，要嗶嗶善‘鳴’，是需要經過一段長时期艰苦鑽研和实践的历程的。这一点对百家爭鳴起碼應該具备的正确知識，似乎有必要着重予以指出。否則。今后各研究單位、各高等学校將會收到很多‘家’各‘鳴’其‘鳴’的發現或發明，还得花費不少寶貴時間予以串閱，还得小心翼翼地耐煩地說明其不可能，或指出其已有前人作过。这样，作者的精力固然白費了，审查人的精力也是白費的。但如果对百家爭鳴具有正确的認識，至少可以减少精力的浪費，进一步还可化無用为有用。”

楊先生和好几位别的科学家关于防止对“百家爭鳴”發生誤解的意見，是經驗之談，是有道理的。这种誤解，这种偏向，是應該防止的。——作者

我們所主張的自由，是同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所主張的自由不同的。資產階級所主張的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劳动人民是沒有份或者很少有份的。資產階級对劳动人民是实行專政的。現在美国的好战分子标榜什么“自由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好战分子反动派有一切自由，而盧森堡夫妇却被处以

死刑，因為他們主張和平。我們是主張不許反革命分子有自由的，我們主張對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實行專政。但是在人民內部，我們主張一定要有民主自由。這是一條政治界綫：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

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我們主張隨着人民政權的鞏固而擴大這種自由。

人民內部是一致的又是不一致的。我國已經有了憲法，遵守憲法是人民的義務，這就是人民內部的一致性。這就是說，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是全國人民都應該一致的。但是，人民內部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思想上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別，這種分別，在階級還存在的時候會有，在階級消滅以後還會有，一直到共產主義社會還會有。在階級還存在的時候，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矛盾表現為階級的矛盾；在階級消滅以後，只要還存在着主觀和客觀的矛盾，還存在着先進和落後的矛盾，還存在着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那末，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還將存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是有鬥爭的，而且這種鬥爭將是長期的。共產黨人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當然主張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這是不可動搖的。但是，正因為是辯證唯物主義者，正因為了解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所以共產黨人主張必須把人民內部的思想鬥爭同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嚴格地區別開來。在人民內部，不但有宣傳唯物主義的自由，也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傳唯物主義或者是宣傳唯心主義，都是有自由的。兩者之間的辯論，也是自由的。（注二）這是人民內部的思想鬥爭，同對反革命分子所進行的鬥爭是不同的。對反革命，應該鎮壓，應該打倒。對人民內部的唯心主義的落後思想，應該進行鬥爭，這個鬥爭也是尖銳的，但這個鬥爭是從團結出發的，是為了克服落後，加強團結。對於思想問題，想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

是不会有有效的。只有經過公开辯論，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

注二：有人以为，在我国不应该有宣傳唯心主义的自由。也有人以为，既然有宣傳唯心主义的自由，那末唯心主义者就应该有無限的宣傳自由。这些看法，都是出于誤解。以宗教为例來說，在我国，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教堂、寺庙、刊物、出版机关，还有訓練傳教干部的学校，这些都是自由的而且受到国家的保护的。但是，为了有利于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之間的團結，避免發生冲突起見，無神論者不到教堂、寺庙里去做反宗教宣傳，有神論者不在教堂、寺庙以外的公共場所进行宗教宣傳，这里，無神論者和有神論者双方在宣傳上的自由又是有限度的。——作者

在艺术性質的問題上，在学术性質的問題上，在技术性質的問題上，也会有意見的不同。这种意見上的不同，是完全容許的。在这类性質的問題上，發表不同的意見，进行辯論，进行批評和反批評，当然是自由的。

总而言之，我們主張政治上必須分清敌我，我們又主張人民內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領域中的表現。

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有条件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了。

我們現在的情形是怎样呢？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內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剝削制度將在今后几年內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剝削者將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將成为沒有剝削階級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知識界的政治思想狀況已經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發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这在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識分子

問題的報告中已經說得很詳細，在這裡，讓我略為回顧一下最近的一次鬥爭。

最近的一次鬥爭，是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鬥爭。在这次鬥爭中，廣大的知識分子表現得很好，進步很大。

在這個鬥爭中，我們學術界的主要鋒芒，集中在胡適和胡風這兩個反革命分子身上，他們不僅思想上是唯心主義者，而且政治上也是反革命分子。此外，還對梁漱溟先生的哲學和社會政治觀點，對文藝界中的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等等進行了批判。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見，這種鬥爭對於推動社會主義改造的發展是必要的，因而這個鬥爭是正確的。

在這個鬥爭中，中共中央曾經指示，必須堅決反對阻礙開展學術批評和討論的思想，這些思想表現為：對資產階級“名人”的偶像崇拜，認為他們是“權威”，不能批評；對青年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工作者採取資產階級貴族老爺的態度，對他們實行壓制；某些黨員以“權威”自居，不許別人批評自己，不進行自我批評；某些黨員因為“怕破壞統一戰綫”“怕影響團結”不敢批評別人；某些黨員因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關係，對別人的錯誤不去批評，甚至加以掩護。中共中央指出，必須堅持這樣的原則：在學術批評和討論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麼特權；以“權威”自居，壓制批評，或者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熟視無睹，採取自由主義甚至投降主義的態度，都是不對的。同時，中共中央又指示，學術批評和討論，應當是說理的，實事求是的。這就是說，應當提倡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尖銳的學術論爭。批評和討論應當以研究工作為基礎，反對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應當採取自由討論的方法，反對採取行政命令的方法。應當容許被批評者進行反批評，而不是壓制這種反批評。應當容許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對於在學術問題上犯了錯誤的人，經過批評和討論後，如果不願意發表文章檢討自己的錯誤，不

一定要他写檢討的文章。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問題已經做了結論之后，如果又發生不同的意見，仍然容許討論。中共中央又指示：在进行对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批判和学术問題的批評和討論时，应当坚持党的統一戰綫政策和團結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应当把在思想上坚持資產階級錯誤觀點的人，和虽有这种錯誤觀點但是傾向于唯物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分別对待。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錯誤的人。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資產階級錯誤觀點的学术工作者，只要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分子，都应当保障他們获得适合于他們的工作崗位，保障他們有可能繼續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發揮他們对社会有用的專長，并將这种專長傳授給青年，同时鼓勵他們積極参加学术的批評和討論，实行自我改造。

这些指示，保證了我們在反对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和开展学术批評的工作中不犯重大錯誤。現在檢查起来，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做得对的，在分寸的掌握上也大体是对的。但錯誤和缺点还是有的。例如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錯誤。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錯誤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則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說他把古籍臆断起来，則是并無根据的說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釋清楚。

我們回顧一下，再看現在。那末，現在的情形已經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了；如果在一兩年前，資產階級唯心主义还有很大的市場，胡風之流还在思想戰綫上猖狂进攻，很多知識分子不能辨別什么是唯物主义思想、什么是唯心主义思想，不知道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事業有什么危害；那末，今天我們思想界已經大有进步。

現在，有些部門对胡适、胡風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工作的原定計劃还没有做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也沒有做

完。凡是沒有做完的，應該貫徹進行到底，不可以半途而廢。因為只有把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為今后的很多工作創造出有利的條件。在這個鬥爭中還必須再三強調團結占全體人數百分之九十幾的好人，包括落后的分子在內，共同對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

第三，我們還有敵人，國內也還有階級鬥爭，但是敵人特別是國內的敵人已經大大削弱了。

敵人是誰呢？在國外，有以美國好戰分子為首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國內，有盤據台灣的蔣介石集團，還有其他殘余的反革命分子。這些就是我們的敵人。對這些敵人，仍然必須繼續堅決鬥爭，不能松懈。

第四，全國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強，而且還在繼續增強之中。

正是估計到這樣的情況，所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現在着重指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就是要我們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繁榮我國的文學藝術而努力，為使我國的科學工作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努力。

現在，我們許多自然科學工作者正在政府領導之下草擬關於自然科學發展的十二年的規劃，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十二年發展規劃也正在擬定的過程中。制定和實現這些規劃，是我們科學界的光榮任務。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完成這個任務的一個重要保證。

二、加強團結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是為了動員一切積極因素，所以又是一個加強團結的政策。在什麼基礎上的團結？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幹什麼？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並且同內外敵人作鬥爭。

有兩種不同的團結。一種是機械服從的團結，一種是自覺自願的團結。我們所要的，是自覺自願的團結。

我們的文艺界科學界是不是團結的呢？是團結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建立的時候比較起來，文艺界和科學界在團結方面是大有進步了。社會改革的工作和思想改造的工作，是我們所以能有今天這樣的堅固團結的原因，否認或忽視這一點是不對的。但這決不是說，我們的團結已經十全十美了。團結方面還有缺點。

缺點在那里？首先在於有些共產黨員忘記了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忘記了宗派主義的害處。工作中的成績，往往會使一些人沖昏頭腦，居功自傲的情緒就會發展起來，宗派主義的情緒就會發展起來。

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說：

“我們的許多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處。這就是宗派主義的傾向。這些同志，讀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之後，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總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實在是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是占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和非黨人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卻不懂得這個道理，看不起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么？沒有。相反地，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聯繫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么？沒有。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

們可以脫離群眾使自己孤立起來。相反地，中央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繫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所以，一切脫離群眾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里作怪。因為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分同志中還很嚴重，還在障礙黨的路線的實行，所以我們要針對這個問題在黨內進行廣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們的幹部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同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27—8頁）

大家都知道，幾年以來，我們在文藝界科學界中，曾在黨內進行了幾次反宗派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在衛生工作部門中，在自然科學研究部門中，在文學藝術工作部門中，在社會科學工作部門中，都曾經進行過。我們還要繼續進行這種鬥爭並且號召在文藝界和科學界工作的黨員，都起來注意克服宗派主義。

在鬥爭過程中，我們摸索出了幾條經驗，現在要來說一說。

（一）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學包括醫學在內是沒有階級性的。它們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它們同社會制度的關係，僅僅在於：在不好的社會制度之下，這些科學要發展得慢些，在較好的社會制度下就能發展得快些。這些本來是在理論上早已解決了的問題。因此，在某一種醫學學說上，生物學或其他自然科學的學說上，貼上什麼“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類的階級標籤，例如說什麼“中醫是封建醫，西醫是資本主義醫”，巴甫洛夫的學說是社會主義的”，“米丘林的學說是社會主義的”，“孟德爾——莫爾根的遺傳學是資本主義的”之類，就是錯誤的。我們切勿相信。犯這種錯誤的人，有的是因為宗派主義的思想，有的卻因為要強調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而強調得不恰當，不自覺地犯這種錯

誤的。對於這種不同的情況，都要分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

在指出上述錯誤的同時，我們也要指出另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否認巴甫洛夫學說和米丘林學說是重要的學說。犯這種錯誤的人，又有不同的出發點。有的是因為政治上有反蘇情緒，因而連蘇聯的科學成就也要加以否認。有的是因為學派不同，不能心服。前者是政治觀點問題，後者是學術思想問題，也要不同對待，不能一概而論。

(二)對於文學藝術工作，黨只有一個要求，就是“為工農兵服務”，今天來說，也就是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一切勞動人民服務。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認為是最好的創作方法，但並不是唯一的創作方法；在為工農兵服務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認為最好的方法來創作，互相競賽。題材問題，黨從未加以限制。只許寫工農兵題材，只許寫新社會，只許寫新人物等等，這種限制是不對的。文藝既然要為工農兵服務，當然要歌頌新社會和正面人物，同時也要批評舊社會和反面人物，要歌頌進步，同時要批評落後，所以，文藝題材應該非常寬廣。在文藝作品里出現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着的和歷史上存在過的東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會說話的禽獸等等世界上所沒有的東西。文藝作品可以寫正面人物和新社會，也可以寫反面人物和舊社會，而且，沒有舊社會就難以襯托出新社會，沒有反面人物也難以襯托出正面人物。因此，關於題材問題的清規戒律，只會把文藝工作窒息，使公式主義和低級趣味發展起來，是有害無益的。至於藝術特征問題，典型創造問題等，應該由文藝工作者自由討論，可以容許各種不同的見解，並在自由討論中逐漸達到一致。

文藝界已經有了戲劇方面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經驗。這是很寶貴的經驗。現在的問題是把“百花齊放”的政策推行到一切文學藝術部門去。

(三)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工作成績是大的。但正因为如此，宗派主义的危險也就大了。如果不及时注意，可能發生思想僵化的严重后果。建国以来，在广大知識分子中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进行反对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斗争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等工作，都是对的，必要的，而且有成績的。但是，还应该看到陰暗面。有一些黨員，产生了把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壟断起来的思想，自以为是，看不見甚至忘記了別人的長处，看不見別人的进步，听不得批評的意見，自己永远以先生自居，把別人看做是永远只配当自己的学生，看做永远只能是个唯心主义者或資產階級學者。这就非常危險了。这样下去，个人就有墮落的危險，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事業就会死气沉沉，停滯不前。这些同志應該赶快停止陶醉，放謙虛些，多听些別人的批評，多做些學問，多向党外人士請教，同他們好好合作，以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事業受到損失。

鑒于建国以来已經將要七年，虽然还有一些人坚持唯心主义的思想，坚持資產階級的思想，但是，很多人已經有了很大进步。應該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組力量，改变有些原来是錯誤的和原来并不錯誤但現在已經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员一切積極因素，發展我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業。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極重要的科学部門，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这里要附帶談談近代史問題。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極其重要的部門，但是近年来成績不多。据說，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編出一本党史教科書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書来写各种近代史。現在請你們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編党史教科書，只准备陸續出版党的大事記和文件彙編。我們的近代史學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問題。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爭鳴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別的政策。

去掉宗派主义，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去掉垄断想法，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要专为自己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打算，多多帮助别人，帮助别部门别单位；去掉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实行谦虚谨慎，尊重别人。这样，就可以去掉我们过去团结中的缺点，大大地加强团结。

我们希望党外的文艺家和科学家也来注意加强团结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有一段话，我要在这里复述一遍。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但是这种隔膜常常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当然，所有这些错误一应俱全的人，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是极少数；但是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错误的人，就不是极少数。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胸怀狭